

郊打獵，用獵鎗射八哥和黃雀。他有一枝很大的獵鎗，拿在手裡有十二磅重，他從早到晚揹在身上，一點也不感覺吃力，並且能離很遠一鎗命中一隻飛鳥。後來這批學生被召

回國去，我們都非常惜別。曹君把那枝大獵鎗送給與我，說是留個永久好友的紀念。他回國後投入海軍。我現在還想念他，但不知他近況如何了。未絕消息前我們會間中通信。

八十年前在美國的前輩留學生，功課和體育都很出色，這還不稀奇。他們雖少年老成，却並非個個都是老學究。反之，很受美國女生的特別青睞，我常盼他們再來。我的班上，只有一位中國同學李

人大交

尹學長仲容，大刀濶斧，有作有爲，秉性硬直，銀一向是董事長制，尤其是尹先生在中央對於經濟金融的主張，擁有一極大的影響力，他的出任臺銀董事長，決不會像他所說：「只是坐在那裏開會而已」。以我們的推想，他要不在這把交椅上則已，既坐上這把交椅，他必將有聲有色的幹一番。

人大交

禮和藹可親，遠非我們所及。我也弄不清楚是什麼道理。或與東方少年跳舞時另有一種眩人的快意？或者是因爲他們的態度和談吐富于風趣？祇是每逢舞會或宴會，最美麗最叫人傾心的姑娘，總是被中國學生捷足先登，把我們置諸腦後。因此，回首我少年時代的往事，不知有多少多少的回憶中都充滿中國少年的印像。雖則我考進耶魯時，他們已回國

「這班中國少年不僅在體育方面佔我們的上風，」

人大交

明，不能酌盈劑虛，則金融視同贅瘤，工業趨於窒息，以尹先生的聽融主管，必會審察環境，相機應變。如果臺銀握有發行大權，而雖個性堅強，決不會一味蠻幹，銀根的應鬆應緊，一位賢明的金日子難過了。我們認爲這位工業界人士未免過於杞憂，尹先生澈他的主張，看樣子要期望銀根趨鬆，比登天還難，我們工業界展地說：「尹先生一向主張抽緊銀根的，他就任以後，一定要貫

人大交

非個個都是老學究。反之，很受美國女生的特別青睞，我常盼他們再來。我的班上，只有一位中國同學李

「這班中國少年不僅在體育方面佔我們的上風，」

恩富英文極好，他在校刊文藝上的稿子，在初中遊藝會上和畢業典禮上的演講，都博得校內外人士的贊揚。」